



高邑縣志

卷四



高邑縣志卷八

藝文上

又獻無徵古今同慨卽以鄙論若晁處士之知命  
論李左丞之樂書李侍郎之春秋編記周書傳紀  
載在史册今俱失傳有唐詩人林立而諸李多才  
篇什曾無一字知其湮沒而不彰者固不可勝道  
矣夫邑乘之志藝文本諸正史顧正史僅標名目  
邑乘必具錄全文者良以紀興革則賢否備一邑  
之掌故不第爲流傳文翰計也茲仍舊志所登兼  
採昔賢文集取其有關於邑故者記序題詠各以  
時序而撰述書目則附見於後云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一

文

明

贈趙南星官謚制

朕循覽往事見康陵之政未嘗不低徊太息也尚書  
文翰粟實塞下大夏荷戈戍邊比逆瑾誅各還故官  
優游考終猶幸也比近事則長六卿者罰金遣戍萃  
於厥躬竟以此虞年矣爾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直



方作體剛健運行凜冽冰壺輝映寒潭之色瑩晶玉  
尺稱量大野之材司六廉則二百年考功獨著修庶  
職而數十輩賢士同升然惟其嫉惡也如驅蠅故其  
叢怨也如集蝟迫內外之糾結致宇宙之崩頽鯨浪  
千尋首撼鼻歸碣石蠻煙五里先迷突兀孤峰已掛  
神武之冠復起同文之獄在權闔隻手障日實諸奸  
合喙成雷黃髮皤皤遂有沙塲之遣素絲皎皎反成  
包匭之疑廬產從此烟銷骨肉等於萍散老妻闔戶  
已爲同穴之人穉子泉臺亦作先驅之客當斯時也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一

三光黯淡百靈怨恫矣詎寶籙之更新猶玉關之未  
入德音留滯誰知雲密西郊病骨支離遂致曦沉北  
陸裁赭衣而作殮野火流青析白楊以成棺陰房照  
碧豈特朱岍夜夢覺英爽之逼人抑且翠竹冬生感  
精忠之動地朕之慙惻百倍輿情今特贈爾爲榮祿  
大夫太子太保原官如故錫之誥命於戲惟公論每  
定於蓋棺而榮哀可被於下土朕茲留恨者以冲人  
嗣服不能拔自行問表率朝著又不能促其生還長  
暝漏下耳爾則精光熠煜與騎箕尾駕胥濤者往來

於霓旌霞葆間以福善禍淫扶忠殛奸之權仰佐上帝世教尚有賴焉爾何恨哉

按此文從忠毅文集卷首錄出原註云代言臣姚希孟撰

重修儒學碑記

邑人 岳凌霜

聖道之行於人猶日月之昭於天人不可一日離乎道故士不可一日廢乎學學稜風化之機自古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所由以養老乞言釋奠合樂示賞訊猷考成於茲故聖王之首務司民牧者之所必先也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我學創自國初其制甚隘爲之拓廣者宏治間譚侯綬繼加繕修者嘉靖間鄭侯天行迄今歲歷滋久日就傾圯劉侯以是歲五月下車祇謁先聖立諸生堂下講論畢顧瞻徘徊慨欲修葺以正初而止未幾秋淋作沴蕩然一頽無復完者我侯喟然嘆曰以神棲聖止之處養賢育才之所若此尚可緩爲乎哉於是卽鳩工措材率作興事自聖殿及兩廡若明倫堂兩齋與戟門櫺星門啟聖祠尊經閣悉皆扶傾爲正別腐爲良易脆爲緻覆以堅瓦飾以丹雘翼然煥然氣

象改觀矣舊敬一亭在明倫堂前病其阻塞也則遷於西南隅俾學者入門知敬名賢祠在啓聖東廡又病其弗典也則遷於戟門右以妥先哲西有隙地又置號房以便諸生肄習下至泮池門垣官師宅舍階砌庫廩之類舉各以法次第更新事竣師生咸嘉盛績欲勒諸貞珞以示不朽屬余爲文余維今之爲邑者率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追徵督責爲能事云職在此矣視學校往往漫不加意況於莅政之始災歎之後疇肯任其責者我侯乃不憚荒歉奮起厥功以役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四

則更番而民不知勞以用則量度而財不甚賀不逾月而告成蓋其才優裕其心廉公故其成功之易如神之輸耳且勤於督課時詣授講弟子員執經問難者靡不解頤其歌舞作興之功又豈止於修建已耶今後凡我諸士斯夕陟降覩茲輪奐毋藉燕閒必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主本易詩書禮樂爲階梯遊心於正大光明之域以倡風俗以成賢才爲名臣爲節士爲真儒庶上不負國家教養之恩下亦不負賢侯作新之意矣侯名邦彥常德府龍陽人領甲子鄉

薦其他若慈祥愷悌之懷老成練達之猷冰清玉潔之操後當有德政碑在焉此特紀其篤意學校一節云爾後之繼侯者其亦體侯心哉

玉皇廟記

邑人 趙南星

邑北之馬村走京師道也西北有臺澗一畝餘高二丈許莫知其所自起皆稱祭星臺南面邑郭北帶沙河西望太行東臨大陸誠一邑之偉觀也萬曆十八年鄉民任三聘謀之於眾建立玉皇廟其上適先館陶公在京師夢中有告之者曰路遇善事可助之十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金及歸過臺畔見之遂施十金既而與眾計議曰是所費多矣余既力不能悉辦請爲其巨者一切轉木伐石及工匠之費皆身任之而時時躬親觀率於是人人鳧藻自薦老弱幼之外靡不趨事俄而周垣屹如也棟宇巍如也廟貌儼如也金碧丹青煥如也至三十四年高時柳募緣建暴厦三楹任公平鑄大鍾一香爐一栽栢百餘株其弟公直釀金買廟墻地八畝栽白楊二行余爲言之邑大夫馮公除其租賦漸次繕修工頗就緒矣於是兩文學來曰彪者公平之

于三聘之族侄也曰文魁者公直之孫也徵碑記於  
余余年來不欲勞心於文字此先公之意不可無紀  
先公平生視神常若目前乃建廟之事神以告之夫  
玉皇天神之至尊者也豈其舍宸居之麗而樂人寰  
之喧卑哉聖人以神道設教神人亦以聖道設教無  
非欲人爲善而已其告先公者以先公之敬神好善  
可與言也余所聞見古今之人強有力者橫行天地  
之間舉事莫能當也姦僞者用其陰謀邪術愚弄天  
下之人以取權利而其人皆有意外非常之禍不於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六

其身於其子孫非神而孰能爲之彼之所以敢於爲  
惡者不敬神之故也是以爲神者亦欲人之敬神也  
猶爲君者欲人之敬君也爲親者欲人之敬親也人  
皆不敬神不敬君不敬親則人類紀矣而天地毀矣  
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神人亦以聖道設教神之與  
人本一體也余少而從先公遊於邑學任君公直爲  
學吏知其善人旣而知其一家之善又知其一鄉之  
皆善故因兩文學之請闡明先公之意以勸世人之

爲善如此



古今之稱英雄豪傑者公論已明譽望已著而余罕能信之非余之好疑也功業易立也名譽易成也惟其幽獨突與之地舉心發念之頃莫非天理而幾微之私意不雜乎其間斯爲真人耳有十英雄於茲合其一一以此自反則必有慙沮不能自信者而余安能信之夫負勇建功者恒利於得藉而植操矜節者每壞於臨危故有成之白首而失之一蹶武安王關公生漢之末季曹瞞以項羽之資假齊桓之勢以興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漢爲號此應龍之厚雲而騰蛇之濃霧也王遽其行事爲漢蠹賊舍之而歸元德卽曹瞞嘗得之極其親重寧爲橫草拏旗以報之而不肯留此其君臣之義去就之節固已凜凜兢兢至隆篤矣然讀書知方者類能勉焉至其直衷貞志霆行颺赴不搖於毀譽不撓於成敗不怵於死生則豈惟天下之人信之卽姦雄如曹瞞亦信之矣蓋王之心事如日月然昭昭乎無可疑也故剛大之氣不與形而俱泯而嘗存於宇宙之間靈爽赫奕長爲神明蓋天地神祇皆信之

矣夫天帝以爲臣工而神祇以爲僚友非信之而豈其若是故能翊贊大儀匡扶皇極福善禍淫歷有徵驗近日平湖陸太宰剛方君子也一要人詠之曰向彼求太宰若四肢之無骨太宰之季子基志吟之於王父果以柔取位子與有辱焉然父實介立彼誣人如此神其察之無何而要人三世溢殞赤臭播聞海宇嫻豈非王之震迅馮怒奉天行殛哉吾邑西門外有王之廟久矣廟居臺上與城門直對令長晉公至民功旣底乃秩羣神於王同里尤所尊奉見廟宇狹小乃拓而新之廣袤俱倍爲殿三楹剝如之左右廡皆如之爲樓以置鍾鼓規模軒殿丹青藻壘煥爛景彰始於三十八年九月至四十一年四月落成屬余爲記余觀長人者不知敬民則必不知敬神故夫子論仁以使民如承大祭然亦有民之不恤而崇祭祀者無亦自慮其獲戾而求解免焉是媚也非敬也如王者豈可媚哉晉公忘己厚民立功滅私其心可以質之於王而無愧余能信之故於其修王之廟也樂爲之記如此

郡國自癸未以來以荒歲爲常而吾鄉爲甚吾鄉以  
早爲常而或淫雨大水物產日耗屋無巢燕樹無鳴  
鶯蝸蟻不聒螻蟻不陣非復向時之天地也百姓無  
以爲計則求之於神萬厯乙未三月莊頭村王平已  
等於其村之東釀金立元帝之廟先大夫館陶公實  
首助之至其年十一月告成久未有紀今年有王登  
者求余爲記今天之怒久矣神未有不怒者非可以  
禱祀解也然禱祀者善念之萌也余願爲士大夫者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九

勿出而害民勿歸而害鄉里勿挾私害有司勿挾勢  
凌親戚勿侮老勿虐賤勿吞貧弱爲百姓者勿忤父  
母勿爲盜勿縱博勿以有力毆擊人勿罵人毀人勿  
以猾巧欺人如是則雖不禱祀而鬼神敬之齊心爲  
善天意可回不然則雖破產而營祠吾未見其有益  
也夫神不可欺旣已立祠而禱祀之矣則宜人之敬  
畏若入則焚香出則造惡自知其不可容而持齋媚  
神以求無禍此萬不可得今年旱益甚六月無雨秋  
禾無冀天神之意可知余甚懼焉是以用此自警而

併告之神人焉

重修城隍記

趙南星

儒者之言曰天者理也鬼神者氣也夫天與地俯仰可見天者理也則地者亦理而已而鬼神又氣也然則天地鬼神皆屬杳茫而萬物皆自生自成於理氣之中無所於宰之者則聖人之制爲祭祀皆教人以幻妄不可知之事將以致仁孝成德化豈不難哉夫日月之昱寒暑之變雷動風馳雲徂雨流若莫或使之莫或止之則必乖互隔並而萬物無遺育矣然則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十

天者猶京朝乎地者猶郡國乎天之上地之上莫不有神焉一邑而明有令幽有城隍自然之制也邑大夫晉公下車謁神顧瞻祠宇前堂三楹後室七楹皆修葺而丹雘之而堂前馳之以剝如其楹數堂壇之上周以石楯下爲長墻而堂室之間爲廟以接之如縣寺之制於是陟其堂庀則雄雄赫赫乎爽爽允衆兆之所瞻也造其室宇則闐闐噲噲披披冥冥允明神之所棲也蓋自有廟以迄於今二百餘年至晉公而氣象改觀焉晉公立心制行恒以神明自矢至

清至公自有縣以來所未有也其肅恭神祠洋洋如在是以幽明欣喜郡國頻罹凶饑自公下車以來麥雪黍雨卦候無愆冰雹飛蝗恒不入境百姓皆以公之誠能格神靈應盼蠻也繕修之役不俟督趣而歡然僞工始於四十年八月落成於四十一年四月時日少而成功大若有陰助焉先是有李尚賓之事遠邇異之李尚賓藁城男子也教人誣訟其婦翁晉公問得其情而誓於廟中以無此事抵家遂病云高邑城隍遣一將軍捕之斷絕良久復蘇曰將軍縛我樹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上向他處捕人頃之曰來矣知有所苦而絕意者神以此明晉公之德音亨於神人也夫鬼神之道豈不甚昭明顯赫哉賢公卿大夫者神而人者也明神者人而神者也非有二也或曰夫子言敬鬼神而遠之修其祠宇誌其享祀不亦近乎夫遠之者無諂心也見盛德大人敬之不暇諂何從生遠之者敬之誠也惟有德者爲能敬神神社之來乃一佑德非報其敬也余因晉公之請記併以解世儒之惑冀服官者皆

敬神安民如晉公焉

天與聖人之心一也其爲生人深矣緩之以性秩之以倫示之以物標之以德乃猶有弗迪者非禍福之說罔所能施故洪範九疇首五行終福極治世之有刑賞以奉天之福極也而桀黠跳焉故惡者逞善者惰聖人之所不能爲也則鬼神奉天以佐之顯爲不善而力足自衛睨者噤怒及陰爲不善而人莫知之惟鬼神爲能制之免於其身不能免於其子孫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夫人未有不愛其身與其子孫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者也卽其身之免而子孫當之慮及於此有不懼然思善者乎無所爲而爲善者惟士能之凡民非以禍福莫能爲善求福而爲善也爲善而得福也若二五之爲十一也豈惟凡民士能爲禍福而爲善爲子孫而善其身則朝無賊臣郡無怵守邑無鷙令而喪身亡家之慘不見於天下矣故議者欲毀無文之祀斷以稿簡之言慮禍福之惑人此腐儒之談也世無禍福之教寧有噍類哉吾邑有聖母祠傳者以爲司世之胎育長養之事者也祠久就敝岳鍾傑首事釀金

邑人咸樂施地崇其庫材易其舊煥以緒聖始於  
辛卯二月越明年三月告成過矣董者虔趨者歡固  
其宜也友人郭君訥爲之求記余以爲鍾傑之首事  
邑衆之樂施皆爲善之心也敬爲記

重修龍王廟記

趙南星

邑之西有龍王廟久矣殿三楹神貌甚偉旱則有司  
邑人率而禱焉多應十數年來元元遭災八蜡不通  
者靡歲不然邑故貧益甚無能捐資於廟者弁烏垢  
敝金彩黯淡垣墻頽擗蔓草宅之余叔父純齋顧瞻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低徊歎曰歲之不易神祀亦若此哉夫匠者方無以  
餬口而羣材之值廉及今修葺恤祀而兼濟物者也  
於是十日鳩工躬親督畫會邑大夫丁公至聞之曰  
茲實民是爲孰實長民而次公獨勞爰佐庀犒之費  
殿仍其舊而煥以華色采恩耀曰爛然景彰承雷爲  
剝楹如之前後洞豁熠熠沉沉也東西爲廡凡六楹  
二門剗也大門拓也大門之內巨神屹立兩兩相向  
東爲鍾樓前鑿池畝許宣達沉氣工始於萬曆十八  
年二月至今年六月告成屬余爲記余聞之人非天

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神也者效天地之靈而奠民生者也古今盛時人由其道鬼神降福雨暘無愆五穀稔熟室家充羨迨至季世在位邪侈風俗敗壞比屋皆惡不可勝罰於是鬼神恚怒水旱薦臻擊鼓籲號災沴更來遂以禱祀無益鬼神不靈莫知省改弱斃強凌戾氣滋多所在無年天杜其德神藏其靈可畏哉可畏哉丁公來邑值大旱之後悉心恤民風雨頗時勝於他所無盜無指未必非敬神省躬之效也區區所願吾邑之士與民各免爲善勿待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古

神之怒而後禱乃怨其不應也先是僧人明朝及其徒永曉居廟中遂爲觀音殿三楹於後今皆修飾一新又東爲伽藍殿西爲祖師殿各三楹旁爲僧舍三楹環廟田三十畝供香火焉

邑侯于公生祠記

趙南星

丁亥之歲趙子讀禮家居重見有司令于侯至數見之談養生之術無何當事者疏侯不及事改教蓋趙子幼而喜爲文至是厭不爲者久矣于侯將行爲文送之行旣行邑之父老子弟立祠祀于侯屬趙子爲



裨趙子又爲之碑于侯名世恩鄭州人也生而真素清寂有近道之資以甲子舉於鄉他舉人出往往擁童騎輕蓋華裾侯獨橐橐步行逢田父遠巡深揖他舉人笑之侯亦笑曰吾薄祿相不能爲貴裾奈何屢舉進士不第嘗潰病旣起裘耀遊名山求鍊士授吐納導引之術歸閉關習之久之色晬氣珍食栢不苦飲水不淡遂不復舉進士有老焉之志而侯之母春秋高命之仕仕爲高邑令是時郡國數被災所在而貢上見有司多貪時取其甚者逮繫之言者以爲爭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五

然貪吏不爲衰止謀蓋閔巧侯之廉由天性卽爲官蔬食不厭買肉纔足供母食餽客具器耳先是縣以富民供厨傳名曰農民縣無過賓皆以給私用又不發帑中一錢其人貧徹骨乃易之以是比屋皆貧侯至易以陰陽生陰陽生叩頭若崩求免侯曰是有額金不累汝累汝徑逃耳吾不追也自是縣乃無農民之苦滌前政繁苛一切與民體息有訟者侯溫諭之年荒救命不給訟不費耶去其見民惻惻懇懇如家人父子類如此民愛之甚深元旦老幼入縣朝賀累

曰侯爲政任重簡易不能彌縫避責以年饑不忍催科上官曰使人督促之曰彼菜色者復可敲耶寧課殿耳故爲不及事行之曰老幼送者淹途哭聲萳野諸生中老而貧者亦徒步相曳送之侯傷慟曰僕無才何益地方而勞長者子弟如此雖然設使僕貪酷長者子弟恨不速去耳此於僕足矣趙子蓋嘗司理汝南所至好延問賢士大夫是以知侯家居事大都侯家居如山居時縣居如家居時真誠如深山之人慈祥如父母清約如寒素故能得民天下皆貧有司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往往以官爲逃荒何得不貪旣重懲多有惟明於廉貪之實旌別不舛可以救之故爲今之計察吏宜以廉爲首而侯之廉乃爲不及則必有貪而稱才者矣彼赫赫受上知以榮名兼富厚豈偶也哉今之民如羸馬惟芻秣休閑之爲得若馳驟鞭策之以求王良韓哀之名而不恤夫馬之斃也則亦不仁甚矣世之才吏多此類故去而都上爵而民不思至以無天乎云繼之者或爲祠阿其意視侯何如哉祠成趙子復

爲詩令童子習之歌以祀侯其詩曰

浩蕩皇天匪民是覆昭昭在上而民是靈數年不雨  
靡有旅穀儻儻紅蠶或沓之臻愷悌君子視我則罷  
我罷則棘永告殿屎有粟粟我有粥粥我亦既匱止  
中心戚我而皇東我而皇毒我野之微徹室家攝攝  
我民胥戒無訟無竊無去我邑寧處用乏螻蛄鳴矣  
于彼西山愔愔德人匪時之觀云胡唳嘔莫知我艱  
采采蘋藻於泂之涯我懿薦之于侯之祠愷悌于侯  
壽考無期邁弗我諉永懷若留溫顏之思以蠲我憂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趙南星

思黨亭記

趙南星

余邑恒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  
坦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  
來者遠而望之菁蔥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  
官年四十四卽得偷閒前乎此趙酒色黑而味濁近  
年來南和刁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韻者其家醞往  
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之所以爲我也乃於東門  
之外爲園曰芳茹園爲堂曰誕芝堂堂之東曰謙美  
籬西曰遯美籬籬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菜花亭

菜花亭之北最後爲感恩樓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祓之以石磴而下爲軒於水之中柳之下曰聽蛙軒岸之北爲觀音菴鑿池種蓮汲水灌之易涸也有客教之盍近井乎乃爲亭於菜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池亭南北爲門東西爲窻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塘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石以爲流觴曲水并有水車異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之流觴則繇藤花之畦入於曲水而注於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萼送香清流隕墜鏗鐳有聲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六

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愚己丑以封事忤要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內計得罪執政者向故以爲有黨至是遂直以爲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爲黨引去於儂制高大行諸君皆以疏救貶此皆執政之所爲黨也安得聚首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煙煌余美來思爲製衣裳東園之竹甘葉舊舊余美來思以笑以拊東園之樹旆旆其葉余美來思于茲步屨東園之鳥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於是

名其亭曰思黨亭屬梁衆甫書之而揭諸君子之姓名於座右客有問於余曰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者小人之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與爭並言故以爲不可耳孔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代之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爲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至於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爲善之無妨於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九

富貴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相爲也各相左也相爲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當國者固以爲黨而藉口實於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曰彼其事相爲也彼其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爲也果相左也於是諸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及不盡逐之不已夫凡爲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於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於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瞵虎視搏攫之爲快哉此其於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

噤然置辯曰我非黨也將以爲國家也雖唇乾舌敝  
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爲不利於己耳人之情  
樂軒冕而厭韋布習知黨之不利也咸欲跳而求脫  
遂使驟斬乖離膠漆解散甚至回戈內向以示丹青  
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羣雖衆其爲黨者無幾也如  
之何勿思哉亭成於萬厯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送邑侯晉公入朝序

越南星

晉公爲邑三年而直入朝之期御史大夫劉公御史  
傅公皆舉公治行卓異往時卓異有舉有否而今歲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序

言者以謂不可矣壬辰余友鄒孚如爲考功曰卓異  
表慮譎觚之至今天下尤輕蓋宜舉青吏今年未  
知何從然孚如之言知本矣昔晉公之初下車聞錢  
穀投櫃之害毅然革之而以請於當道當道不允也  
余爲當道曰今已革矣正供無所逋何必同且投櫃  
者誨貪者也久之當道大服晉公薦之郡邑各有社  
倉甚病民晉公言之當道革之二者皆通行畿輔之  
南如公議夫二者六郡之害也所從來久之將來  
其害未有紀極也而自公絕之仕人謂居官傳舍耳

洒掃之焉至足而問及隣舍則迂愚一宿無盜而爲  
長久慮人未有不笑者晉公爲一邑而除六郡之害  
出兩言而貽百世之利且久處之膏人情之所難割  
驟奪之利衆兆之所同怨割己之私而任衆之怨以  
永庇六郡之民且天下之仁人君子必有聞而效之  
者矣是潤及天下也爲邑而永庇其民亦賢矣而又  
潤及天下來世豈特請其身而已哉可不謂卓異乎  
先是晉公下介曰盜也者狙富室者也貧民之擊析  
子歟以爲富室也鄉亭之中各舉富者之姓名及其

高邑縣志

卷八

三

隣家而申嚴連坐之法於是富室皆欣大夫之安已  
也盡得其姓名籍計之及密檄屬至平至明毫髮不  
爽公之盡心民務類如此公性兼察美學總羣道其  
程舉則溫溫如處女也其臨事焉鋌鋌乎若干將  
也其恤窮民則煦煦乎若慈母也其催強禦則穢穢  
乎若仇讐也豈惟吾邑而已無有而後難繼卽前此主  
爵之所舉而余之所知者未見其過之也乎如好賢  
如緝盜而其所舉邑令曾無如晉公者假令有如晉  
公者其嘆異不知當何狀豈不可謂卓異乎哉

博王君郭君及諸生醉飽於道德歌舞於教化久矣  
至是求余言送之余聞富事者之知晋公也相與慶  
幸之如此蓋今之典計者皆故好賢如縑衣者也

送邑侯金公之吉安序

趙南星

金大夫越之瑰儒也典高邑三年邑治平上其績於  
朝明試有功錫封以庸又二年擢守全州邑之士民  
弗忍舍膺赴御史大夫御史府中合辭稱曰高邑恒  
山之小邑也西北西南近山田磽确不能旱東南多  
沙漏雨豐年亦薄收矧恒苦旱民徃徃鬻子以食搯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屋而炊自令下車立志皎潔惟飲邑中之水輕刑薄  
歛與民休息每遇災傷盡心力賑贖民賴以無捐瘠  
訟至爲剖是非或聽其和解輒罷去不得已當之無  
所罰以是士民得安今聞擢去是奪赤子於父母之  
懷用是趨趨請命願借令二三年以始終活我瘵民  
於是御史大夫上言高邑令以資勞擢全州其士民  
具道令子惠士民狀不忍其去欲留之爲政必酌於  
民前代本朝具有其爭臣等請留之以州守管事高  
邑便下選部議以冀州守管高邑報可蓋余所睹記



邑以前無擢而復留以州大夫蒞縣者實自金大夫始當此時士民輒轉啟啟甚懼也又三年將上績而擢吉安二守大夫之爲邑且十年矣勢不可復留士民將與大夫別博士文學乞言於趙子請大夫之德採士民之意趙子曰天下之易得者才也惟君子爲難得以余觀金大夫君子哉夫世之爲吏者率喬詰卓鷲以自見其奇而創名譽大夫獨循理奉法不求人知茲可謂惇矣大夫越產也越浩穰奢麗之鄉也邑無論其他市中有時無肉卽有魚白他邑來匪敗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則驢大夫安之不厭茲可謂儉矣邑事故少大夫時大體不燒故多休暇寺舍蕭然攤玩圖史時而訪林臯之幽介求忠告於郊垌茲可謂簡矣故事上官而不能詭隨間有未相信者不汲汲自明久之其意也消至於修城之役念民之貧終不肯動所省財力無限茲可謂卓矣與人處洞然無機口之所言胸懷都盡不能疑人人亦不疑茲可謂信矣夫信所以存真也卓所以遂功也簡所以昭恕也儉所以培節也惇所以迪古也大夫兼之可不謂君子焉且今之作吏

者亦難矣一邑十年所經上官凡幾僚友過賓凡幾風波震撼備嘗之矣大夫之德如一日如彼金矣不爲燥濕輕重如彼玉矣入於火而不變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大夫之謂也博士文學皆以余言爲知大夫大夫往矣吉安之士大夫必好之矣士大夫好之而況於民乎夫吉安蓋多君子云

送邑尉竇吾周公序

趙南星

周公閩人也閩人之仕於北方者其言語卽士大夫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未必盡解公之言語小民皆知之其與小民言往往就其鄉音使之通曉所聽訟人人悅服年比荒盜多第嚴保伍匪惟不自擾民亦不使一人至鄉村民皆愛戴之然恒不得在縣以公精醫上官常延請之家人數缺米以衣物易錢歸則人人喜有病者輒求救皆爲診視與之方藥所活其多先是邑有羣盜劫人汚其婦女僅得城旦罪無何又劫人公悉擒之正法人人又喜曰公恒不在縣偶歸則能擒大盜安民勝恒在縣者任未三年而陞山西按察司司獄速矣邑

人人悲惋曰公之安靜愛民盜賊斂戢而遽舍我去也傾邑往訴之上官願留之上官以尉卑官願不得擅留又不可上疏奈何則人人失望夫郡國領民之吏無卑於尉者四累而上之所謂達官貴人者以視尉若太華之與卷石然大節自事其事而無與於民隨其所至以速化爲暢翩然而飛其在也民不知其去也民不知甚者剝民自奉絲髮不遺而督之以箠楚叱罵若此者民知之矣夫狼虎入城燧疽在身誰不知者第無術以去之耳寧有不忍舍者乎周公之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爲尉也在則民愛之將去則民戀之以此傳之子孫曰吾祖父爲高邑尉得人心如此不猶愈於居極品享大祿而身有穢德使子孫聞姓名而耻辱對青史而痛恨者哉邑之薦紳青衿屬余言以送之余以此壯其行色是時宰邑者爲晉大夫治行冠於囊內余是以敢爲此言若非然者則余且得罪矣相與一笑而別

三官廟記

邑令 金四科

萬曆甲午冬仲不佞承之鄆邑既弭節修復保甲如

故事越乙未迨朞鄰邑竊發比比鄰境宴如始信  
茲發之善而猶懼吾民以故事應之於是驅車遍闕  
四封惟東驛頭村爲最後里父老孝弟子員郭毅等  
郊勞不佞而迓之宅舍騶從雜遝曰告不佞曰里故  
有東嶽廟邑大夫息憇所也先是里民蕃衍後稍弗  
逮信形家言徙之乎龍岡已復岡效如故適賈天爵  
習形家者流躊躇還顧乃計云村南有狗跑泉併蓬  
河廟址對峙龍岡水所自出胡竟廢也謀之約長朱  
佩聚族若干人捐餼程匠泮廟貌而三官儼然祀焉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既落成惟子大夫有斐丐一言紀歲月不佞進諸弟  
子員詰之曰尚德之祀匪地匪人弗饗恒北而祀東  
岱氓庶而旅泰岳饗耶弗食耶其廢也固宜且而改  
祀三官者得無謂龍女生二元子官天官地官水而  
號大帝者乎曰然形家以三官與東嶽屹立者得無  
謂天關地軸水城而崇之乎曰然里民藉三官有靈  
嵯峨其廟宇焯焯其像貌言得無謂賜而福赦而罪  
解而厄故稟稟寅奉之乎曰然不佞哂曰前前士加

凡民一等亦知三官說與官主也龍水神主水似矣

復匝天地參之者何居蓋陰陽不測之謂神天陽地陰水則天生地成陰陽之交耳曰大帝神之也惟人亦然人身小天地而水其榮衛官之者惟一心心者神明舍也不佞申飭保甲試以里名喻東首四正頭會衆體元義也驛者若一元而循環之也有如里民禮俗相交則和平而福曰賜過失相規則祓濯而罪曰赦患難相恤則銷融而厄曰解故上之節制天有時矣中之保障地有利矣下之防禦水有坊矣然總之又在人心之和和故混三元而一之廟匪虛設也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七

第藉令翫保甲爲空文而飾三官以滋賣祀卽口如蔬躬禮懺人心弗和弗一安在其垆野能鎮靖乎諸弟子員僉拜手曰問事神得治人子大夫命我矣請伐石勒之作三官廟記

文昌閣記

邑人郭實

吾邑二百年來人文寥寥迄於今稱盛矣先是邑之得科第者率數十年不一見今丁酉迄丙午遂蟬聯不絕蓋前者儒學門在廟之西有越西安金公者來宰是邑諳形家言易之而東中間多置望之而

昬眈眈風氣攸宅洩爲人文豈偶然哉然丙午而後又不再舉矣屬晉公爲邑二載謂士子文猶昔也而胡以遜前徽刻中緒將風氣洩而無餘耶抑有所缺而未聞也乃相度地形而得城東南隅爲祠立文昌像祀焉雉堞間突起高閣前建小塔與西乾明寺浮屠相對地形雖小而峭直森秀儼然一邑俱瞻丹雘塗聖盡飾備規甚都也於是晉公以暇日乃請紀於不佞夫邑有賢令以興起斯文創前未有之祀厥功大矣卽不佞曷敢以不文辭蓋考文昌之祀不載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典記惟司馬氏天官書所載北斗魁前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義或見此譚者遂謂九十七化縞衣素舄青童白馬勿乃誕而不可信與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易之垂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抑何以稱焉夫地有風氣神有盼響人有教化相須爲用者也兩間之秘藏鬼神之陰陽皆寄之乎人事周之與皐起自械樸彼菟置干城有文王之化故耳興學作人晉公旣殫厥心力矣多士第澤於文章儀於道德夙夜履勉如寧越之勤董生之篤俾天晉修而人晉從斗魁兩兩間

且有黃潤之氣爛然文昌之次必多士應之士有不  
祀而編無不勑而獲諸生倘有意乎宜蚤從事矣是  
役也庀材犒工皆公捐俸爲之未嘗外歛一錢不佞  
樂觀厥成故於其請記也爲之銓次其槩如此若公  
清節惠政則諸公載之詳矣

修創儒學碑記

邑教張統

學校之設明人倫與士類也鄙學舊矣其間名位顯  
晦可無具論而一時奮起者率錚錚有聲昭著簡策  
如畦夸諸賢至今稱烈也矧後來之彥尤炳炳烺烺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乎顧學宮龔陋就簡規制舛錯傾圯過半邑大夫金  
公甫下車輒有鼎新意會歲時不易姑葺其頽敗者  
旣而政通人和化洽馴雉當事者以最聞公乃進予  
小子曰不佞待學五年所儻微尺寸去可令往志虛  
耶盡捐俸金鳩工聚材移儒門居龍首昂然隆起啟  
聖祠側立聖殿非禮也拓一區於明倫堂東首名宦  
鄉賢對待而祀非制也建六楹於敬一亭西偏省牲  
告潔也故無所立所於名賢祠前櫺星戟門東西二  
廡不蔽風雨埽而更之竹苞松茂丹堊碧甍靡不備

至泮池角路齋舍角門瓦縫釘頭悉究心修葺  
胥來趨事工始已亥孟夏至仲秋落成諸弟子欣欣  
相告曰美哉煥哉覩茲歸者闔者覺者殖者平平而  
蕩蕩者豁然心目若舉兩間佳氣盡萃於斯者今夫  
子真堪與宗匠其大有造於吾鄙也哉借一言以紀  
其盛子曰唯唯否否颯雨之事儒者恥譚夫子不爲  
也夫子光明正大平易近民因革損益一軌諸理徃  
以此教閩蓋嘗創文昌更學制振作鼓舞惟力是視  
以故青衿軒翥視昔稱最己未成進士者三皆其造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就功也是舉也無乃以教閩者為諸弟子望耶語有  
之人傑地靈諸生蓋自奮無微不至地耶居無何夫  
子有全州擢士民愴悅若失慈母泣控兩臺轉跪借  
寇萬姓一心弗得弗慊張子喟然曰無思不服此之  
謂與以此思政政可知矣可無辭以志愛公諱四科  
號環渠浙之西安人也魁萬厯己卯榜由惠安莅高  
邑善政善教在在口碑露列薦剡首膺地秩今年春  
天子俞撫按請晉冀州銜攝縣事蓋亦順民心而嘉  
善類也公之芬苾有不鍾鼎而銘不朽者詎一貞珉



之足紀哉姑爲是記

重修儒學記

李 標

晉大夫治郃之三年而拯災恤疾殲猾剔橐郃旣稱  
辨治矣顧獨重興學云學之明倫堂歲久不治又丁  
未大水以漸就圯大夫始至而歎者久之謂博士弟  
子曰郃雖彈九地然人文蒸蒸蔚起爾多士羣萃於  
此雲蒸龍變屬有待焉而令漸化染學之地棟宇荒  
頽瓦石礪泐其何以崇聖教而作人文也長人者實  
有惡矣于是大夫出所積俸若干金鳩工庀材氓隸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趨事不踰月而堂成矣其餘若聖殿兩廡櫺星戟門  
先十餘年爲西安金大夫所修者至是俱復新之時  
史氏李子方在告里居入門登堂而棟宇改構丹青  
修飾以爲大異十年前爲諸生時因與諸博士弟子  
頌大夫功德而大夫及博士弟子隨屬紀其事李子  
蓋嘗端居深念以爲治不古若在上者非特漁獵其  
民而實諸橐也士亦然矣蓋往者朔望郡邑吏視學  
諸弟子皆得以例闡析書義次第受賞而季有考婚  
喪不辦者有助貧無業者有賑後皆不行而復視之

如讐不啻漢祖之溺冠嫚罵者彼夫纍纍而若若者  
非起自諸生耶胡同類而自賤之也大夫始下車卽  
復舊典一意獨行始終不怠前此未之聞也諸生以  
事至縣凡關切身家者雖纖悉皆爲申理人人悉得  
意去蓋公在郡三年矣惟是飲鄙中之水耳弟舉人  
讀書衙舍見兄常俸之外無餘鏹自出囊中爲下帷  
費其情如此而見善若驚疾惡若讐皆得之天性非  
有所爲而爲以故民間利弊無不本之灼見斷在必  
行鄙人自謂有邑以來未有威惠並行公明兼濟如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大夫者大夫又於城東南建文昌閣皆自捐俸爲之  
未嘗歛一錢其素所自矢也大夫父故中丞公以文  
童節義爲世表儀而昆弟輩皆國器復先後登第今  
年壬子兩姪又復聯榜其淵源有所自矣公諱承命  
字思恭別號壘恥蓋洪洞世家云

夢井記

邑典 童朝儀

余於甦賓月上弦之夜閒步於庭見明月在天槐影  
在地顧而樂之於是延几設席危坐者久之不覺倦

極遂隱几而卧予夢適郊見二三父老揖余而言曰

方今聖天子宏恩覃布在在皆春其於刑獄之際尤爲用情沛德意廣肆赦雖解網泣罪之仁何以加茲余曰唯唯父老復曰卽讞獄大臣無不仰體德意失之無辜者寧失之不經民生其間何啻入壽域而登春臺也余復唯唯俄而柝轉更回瞿然而覺曰此何兆也余自維曰余所當焦心勞思者惟獄囚是重奚敢不職以厯上官憂以故朝暮之間啟閉不敢不親適以夢之次日往獄卒蹙然謂余曰今朱明屆期溽暑熏蒸汲道維艱爲諸人憂此獄之中厥有古井已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經湮塞故蹟猶存意欲浚之而不敢請也予恍然悟曰疇昔之夢其謂是乎可以濟困厄可以備疎虞余何靳而不爲於是命工鑿之鑿不盈仞泉水上湧汲而嘗之香甜肥美諸人無不忻忻色喜而余可知也余雖職卑儕敢自菲薄有負聖天子及諸大臣加惠元元之意此井之開其亦比於秋殺之不廢春生乎嗟嗟伊誰開之伊誰塞之開而復塞塞而復開其有數焉存乎其間余懼此井之久後復就湮塞也故因是夢而爲之記以俟後之君子加意小民者其有感

於斯云

舊志云按年歲在諸記之前以事屬囿附於  
末但年歲今得無考且查尉之名並不載於職  
官尤爲闕畧因錄於明代序記之末

高邑縣志

卷八 藝文

一

高邑縣志卷八全

高邑縣志卷九

藝文下

文

本朝

重修文廟碑記

邑人趙 喘

帝王之治代有盛衰惟孔子之道歷萬世而獨隆夫  
帝莫盛於堯舜王莫盛於禹湯文武然非孔子刪詩  
書定禮樂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明於天下後世  
道隆故尊之也至漢太史司馬遷曰天下君王至於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一

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言孔子道大而傳之  
遠也喘嘗遊京師觀歷代帝王廟皆合而祀之一區  
未有特立廟者孔子則自京師立太學由畿輔以至  
荒服郡縣莫不有學奉孔子爲之師明人倫而育賢  
才凡仕之至者必先謁然後從政春秋奉祀賦有額  
設歲仍有徵以備修廟之費孰敢苟簡以從事鄙之  
學不修而敝者久矣正殿雖巋然獨存而椽朽瓦墜  
上漏下濕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何以稱焉兩廡則  
荒頽已甚僅存瓦礫如諸賢困陳蔡時幾於卒曠野

而歌兕虎矣春秋時闡諸侯莫能以頽淵曰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已大修而不能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今聖道大行推崇無極而廟乃敝壞至於此是亦有司之醜也且一歲之徵積至十歲不患其無費而廟未有十年遂敝者則必有執其咎者矣河南孟縣薛侯來宰高邑下車謁廟仰瞻俯視惕然慨然若一日不可緩於修者爰聞之撫軍大中丞金公公曰政無大於此者盍早圖之侯乃謀之衆捐俸首倡而一時在位及邑之紳士各出其貲佐之遂先戟門兩廡及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二

鄉賢名宦諸祠以用材小而費廉也正殿必儲其材與費乃舉事戟門兩廡工起於丁巳季春成於孟夏正殿櫺星門工起於戊午仲春成於孟夏又以啟聖祠卑陋崇其基而一新之莫不跋如矢如鳥革翬飛除風雨而光日月煥然收觀矣是役也凡工役皆有飢侯必曰一躬親察其勤惰而考其工程故人皆樂爲之盡力孔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侯體聖教以爲政其速定乃功也宜哉監工則司教王君鴻俊司訓張君光臣縣尉唐君運昌其勤均

不可泯云侯不以喘不文俾爲之記遂備紀其實且以告後之泄是邑者

邑令金侯生祠記

趙喘

余生也晚不及見侯之行事嘗聞之先大夫曰金侯天下賢有司也余爲諸生時受侯知甚深而知侯爲甚悉喘蹠而請願得聞其詳先大夫曰侯所爲皆有司所應爲但他有司不爲而侯爲之爲異耳子輿氏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侯德政在人仁聲四播茲弗具論而論民之情其愛戴何無已也侯治鄙六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載爲畿輔第一擢勅史百姓相與謀保留或曰侯以他事去宜留今以最遷乘五馬車治大州乃得展其驥足而彈丸黑子區定久辱乎百姓曰吾濟小人惡知此乃相與走數百里詣直指號呼涕泣如嬰兒之於慈母直指察其誠疏聞下部議遂以知州銜仍知高邑縣事事百姓手加額曰而後喜可知也已而侯於是九載治吾鄙矣夫鄙於邑至褊小而民至貧如侯少有厭薄意一日御五馬治大州思逞其所未足而後愉快惟恐脂車之不速也而百姓亦漠然聽之

今民不忍侯之去而民亦不忍去吾民則九載中嗷  
咻而撫摩之也爲何如豈不賢哉豈不賢哉喘聞之  
先大夫者若此迨順治戊子距侯下車時五十五年  
矣余承之按浙至衢之西安蓋侯鄉也式而問國人  
曰爾鄉有金某其人者嘗宰真定之高邑奚若僉曰  
鄉之賢人也又問其子孫曰甚貧而愿呼見之如國  
人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優孟之言爲逾信乃再詢  
與論而祀之鄉賢夫鄉賢與名宦之祀皆爲賢者設  
而人之果賢又不在鄉賢與名宦之舉與否也然其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四

人歿矣蓋棺而論既定又不能不賴其子孫之顯與  
强有力者而舉之祀之或亦不必盡賢而子孫之顯  
與强有力者請托公行亦得躋其祖父於俎豆之間  
躋跖可爲曾史貪殘於恣者皆可爲循良蓋指不可  
勝屈也如侯之子孫貧而愿則亦已矣茲侯之祀在  
數十年後又不因其子孫之顯與强有力顧公道在  
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侯雖不好名是舉也惡可  
以已其祀鄉賢宜矣而祀生祠與名宦也又誰曰不  
宜鄙之人昔者體侯之意重煩民力生祠未有特建



而並祀於于侯之祠于侯者亦賢有司也兩大賢備  
然在其上歲時伏臘清醑潔牲舞拜而歌詠之至今  
不衰也夫主祠鄙之人得爲政名宦則上有主之者  
世代既遙余又林下陳朽不能爲鄙人倡深愧之然  
亦爲其所得爲而已矣因追而爲之記載系以詩  
侯之莅鄙我尚未生長而趨庭始聞其名蒲鞭不用  
秋水同清三年懷哺罔極深情侯乃九載以撫其嬰  
壯而游浙侯沒已久詢及國人美不啻口子孫之貧  
覩侯之守何爲不祀我顏則厚俎之豆之潛德不朽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五

於鄉斯賢於官斯良惟于惟金不愧烝嘗神無不在  
左右洋洋淚墮峴山沒祭桐鄉嗚呼我侯千載不忘  
重修明倫堂記

世令

劉瑜

夫子之道炳煥若日月覆載若天地纖微晰備綱紀  
畢張尤於季世亟亟焉莫如倫行倫行修而聖教宏  
綱常紊而世運衰故覺宮之地首重明倫所繫風教  
洵非淺鮮也今

天子

御宇以來修教化篤倫常舉儒臣封泰山祀闕里振

興文教以昭示百職梯山航海之國玉帛來庭統系

之隆堯階舜日不足邁也在臣下者敢不仰贊垂裳而下盡職任乎余於壬戌之秋受事鄙邑始至之日凶荒疊告俗澆漓獄訟充斥余愧以榜檠兢兢自凜每事以靜處之閱期年而歲穀稍登民知自好公堂案牘亦復少情乃謀所以挖揚風化助勦

盛治

者概莫先於倫義使人而皆能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各得其體則吾道猶如示掌何患一邑之不理哉鄙之學舍建自宋慶厯中日月云邁取次傾圮繼修繼敝不可勝述明倫堂乃爲倫常文教之地幾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六

有銅駝豐草之嗟余治庠斯土重有感焉乃率先捐俸鳩工爲修葺堂之外尊經閣亦繫學校巨規以歲久難塌不蔽風雨并而新之越半載諸工告竣規模煥然朱楹丹雘堂堂穆穆吾夫子之遺澤儼在斯焉朔望之日集諸生講學其中宣布

聖主

之恩闡明聖教之用俾鄙之士民皆知所趨尙庶幾司牧佐化不無少補也堂成諸生請余記以永其事余雖不文勉次數語勒石以誌歲月云爾

重修廟學記

提督學政浙  
江歸安人 吳應棻

嘗稽三代黨庠遂序之法鄉射養老尊賢勸農考藝  
選言靡不繇於學宮當其時士大夫材行完潔而事  
功俊偉絕非後世所可幾蓋其樂育者素也我

御極十有三年泰運熙皞文治蔚蒸菁莪棧樸之化  
翔洽寰宇要無不以尊崇聖教爲興賢育才之本凡  
所爲磨礪其德性而閑習其藝業者必豫養之於學  
故六禮七教八政舉舉不遺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  
左道害政僞學順非者有禁其頒布學宮者甚詳且  
備也余奉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七

命校士三輔凡所搜羅興舉釐正剔除惟以振興文教仰  
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心因念建學爲儲材之地卽飭各屬密  
心修整鄙之學建於宋慶厯中間興廢不一萬厯甲  
午修於邑令金四科康熙壬戌邑令薛所本倡修而  
未竟其事三韓劉瑜續修之迄今又閱六十餘年矣  
風雨飄零日侵月削大成殿東西兩廡以及崇聖祠  
明倫堂鄉賢二祠皆頽壞剝落其櫺星門更爲殘毀  
門以外照牆界小且逼近櫺星地甚窄隘邑令鍾君

下車謁廟慨然以興修爲己任估計工程大小先後緩急積年節俸措置木瓦磚灰等項朽木頽垣咸爲更易龕座供具燦然一新重建樞星門於門外則擴其基模而寬大之周以墻垣翼以欄柵建坊標題丹雘塗聖前後整肅輪奐輝煌闔邑紳士德鍾令之有造於學也欲勒諸貞珉以垂不朽而請余爲之記夫聖人之道性自有之然必馴擾磨揉從容遲久至於禮讓興行風俗醇美而後爲學之成鄙雖瘠邑前輩稱德業聞望師表後學者相屬而風流漸被後先岷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八

起皆卓卓有砥礪名節人邇來習俗亦少替矣鍾令莅茲七載善政甚多嘖嘖然有賢師帥之譽至振作士氣激揚有方薰陶鎔化漸歸樸醇去臘余再按恒郡訪問甚確而修學之工適以告竣昌黎云風俗與化移易信不誣哉是役也起於雍正辛亥三月成於甲寅十一月凡考其工程察其勤惰公事稍暇必躬必親費稟於官役不病民非所謂先之勞之日省月試而體聖教以爲政之一端乎繼自今諸生瞻茲巍嶺砥行立名返澆漓而歸醇厚化僑野而澤文章異

日置身廊廟而爲當代偉人庶幾無愧於鄉之先哲  
是余所厚望而亦賢令所深期也鍾令名夢麟字石  
僊號級我福建莆田人丁未進士教諭王度大興人  
訓導馮天擢完縣人皆與有勞焉法得備書

高邑縣新修學宮記

提督學政江  
南鎮洋人

汪廷瓊

學使者按部長吏例以所治志乘具牒呈攷蓋古者  
輜軒採風之遺意俾知其郡邑之風俗政事而於學  
校修舉職守尤切咨謀詢度咨於是焉乾隆四十有  
三年歲戊戌春余奉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九

命視學畿輔由上谷次第校試夏至趙州考趙州屬正定  
府

皇朝雍正二年陞趙州爲直隸州領縣五由是高邑爲州  
屬趙州當豫晉齊三省之衝又風俗稱剛勁意流風  
素習未免畸勝及進多士於鑠院覘其器識文藝則  
春容淳樸副彬彬雅之選焉蓋我

國家累洽重熙菁莪棫樸之化函育薄海三輔名區霑被  
最切而長吏奉宣

德意夙夜匪懈士習文風蒸蒸日上其效固宜試事竣高

邑令江君來謁因與詳覽邑乘次第考證備知學校  
通修通拓之歲月而江君述其蒞任後新修學宮經  
始丁酉落成於戊戌事又甚悉謹按高邑學宮前令  
鍾君夢麟於雍正十三年重修記其事者爲歸安吳  
少司馬應棻迄今四十年矣江君之修學宮也事羣  
其舊若豐表若特闡若正殿若東西廡及門外之屏  
屏左右之坊何以鞏之則擢以峙肅以伉棖榘枚實  
簷阿軒翔筮棟隆而歌跂翼也事煥其新若浮櫨若  
櫺扉若楣題若楹帖何以煥之則繪丹青塗金碧五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十

色渥彩光爛景彰輝鐘簷而映俎豆也階城以乎周  
垣以崇履如砥而環如衛也又以其餘力葺師生肄  
業之堂樹文躔設象之閣以徠射圃以闢雲衢業經  
於久而美冀其延蓋江君捐俸倡之而僚佐紳士橫  
經之子負耒之家罔不踴躍而又釐其會計勤其察  
覈故工集而期速若此以視前令鍾君之任事用心  
後先輝照而規模則爲充拓云余惟長吏居師帥之  
職兼勸勞之責皆求以興文育才爲報稱首務然或  
也處赤緊或俗競封靡往往有志未逮卽或民醇事

協而才識不足以濟則委諸前人期諸異日若江君者固可多乎哉江君方修邑乘紀茲盛舉用備皇華之採知必有繁節而神往者則更爲志乘之光不獨學宮增色矣江君名啓澄字靜原號敬菴乾隆庚辰科舉人福建海澄人

重修明倫堂碑記

邑人 李經芳

國家崇儒重道凡郡邑建立學宮則有明倫堂誠知治化之原而訓俗型風興賢有材胥於此也吾邑地雖僻小人文蔚起名播三輔自南北朝歷隋唐及明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十一

代有傳人至趙忠毅先文節以一身繫朝廷之輕重炳炳燁燁輝映史策猗歟盛矣要之悉從倫常立基故德業文章根乎深粹而發之光華未有外倫常而能立德立言立功以自表者也高邑學宮創於有宋遞廢遞修明倫堂自邑令劉侯瑜繼修以來迄今百年與文廟漸就頽敝梁柱樛屈墻甍剝幾於上兩旁風東西兩齋或傾圮或瓦礫無存以敷教作人之地而廢爾若斯謂治化何邑侯江公來蒞茲土始釋

棊時瞻廟貌撫堂階惕然於心若不能一日緩顧以

爲事不可以輕舉而功不可以苟就也籌於心者七年今歲戊戌適荷

草

恩蠲免丁糧因民力之絀首捐俸爲倡邑紳士踴躍輸

誠於是設材料之局分工作之司取材則平其物價而必致其堅程工則劑其傭食而必懲其窳出納有簿支給有符而侯又以公餘巡閱而獎勵之司教胡君率德司訓王君仲縣尉宋君萬里時爲勸課紳士等分程督察始丁酉冬十二月至明春三月文廟工成而明倫堂亦以次就理自正堂東西齋聚奎門維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十一

輪維與堂然皇然以及堂左崇聖之祠堂後尊經之閣皆華其舊而葺其新與文廟稱而非僅以壯觀瞻也蓋講學於斯誦法於斯敦教化善風俗於斯登斯堂者顧名思義所爲家修廷獻者安在而凡爲人臣爲人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若者忠若者孝若者序與別若者信轉相勸勉深自濯磨一切武斷鄉曲與訟獄持官長工賁謁巧擠排機變媮敝之習不少有玷焉將從容乎禮法之場沐浴乎詩書之圃經明行

修德建名立於以上副



聖朝廣廟學宮之至意無負賢侯作興學校之深心紹前  
徽而光畿輔不其偉歟愚承乏隴右建學明倫更化  
善俗之道每羞學製而侯以大材識莅蕞爾鄙能隨  
地立教因時起事而出之以公慎廉明之心四閱月  
而爲吾鄙建百年不敝之盛舉又烏可以無誌耶因  
郵寄片言且爲之句俾輿誦我侯之功以爲邑之多  
士勗侯江姓名啓澄字靜原號敬菴福建之海澄人  
其詞曰

耿耿鄙城彈丸黑子亦有膠庠隸茲倫紀緬彼先進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騰耀千秋處士亮節邇焉寡儔於隋於唐史策有光  
繫趙與李後先相望水流有源木華有根人材所出  
道義之門巽宮巍巍廟貌翼翼維創維修馨香其德  
維我江侯捧檄茲土政迫人和百廢具舉身先捐俸  
庀材鳩工鑿鼓弗事不日成功事不吏攝材不官購  
人得其歡功經於久維此學宮髦士雍雍夏絃春誦  
于誰之庸厥庸伊何振作有機多士奮起庶踵前徽  
孰則先之孰則繼之我侯而後永其嗣之

西驛頭村重修關帝廟碑記

邑人

李綿芳

自古廟祀之設義取諸渙神道立教有由來矣而聚其所散恒於神之精靈所<sub>矣</sub>顧之地蓋神之所注卽渙之所由萃也山川社稷農耆蠶蠶之祀無論已若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莫不有戶祝之處或於其里居或於其宦籍或於其往來居停登臨遊眺之方蓋其生所寄托卽其歿所憑依理不誣也以帝之身在天上心在人間其神固無乎不注矣故上自帝王下迄編戶靡不敬而奉之歷漢以來千餘年如一日百神之祀固未有若帝之盛者且精英之氣有感必應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四

昭昭不爽將所謂神在天壤猶水在地中一誠默格捷於影響如鑿井者隨地而無不得泉不信然歟宜雖窮鄉僻壤無不敬而奉之也而吾謂吾鄉之爲帝廟者則更有說帝當炎祚陽九之際痛心桓靈切齒與魏得漢裔先主而奉之義則君臣恩則骨肉雖傷安西隅一縷之脉不絕如縷而翼戴之志更患難死生而不渝心乎先主卽心乎漢也夫漢室中微蕭王應運羣雄輻輳勸進鄗南至今吾鄉北數里泚水之陰尚有千秋臺遺址相傳爲光武正位之所東漢帝

義質兆於此此固帝之一生所念釋在茲時而痛其  
墮則激昂慷慨冀其興則發揚奮厲赫赫焉枕戈待  
旦而之死弗諼者也而謂神之所注者不在是乎則  
於斯而廟而祀之較之里居宦籍行李登臨之區不  
更有當哉廟之昉不知何時屢經修葺今復傾圮吾  
鄉耿姓名某者慨然動念出已資鳩工庀材不日而  
竣鄉之樂輸者從之不能者不強焉且廟之重修其  
家已四爲工首則其世德樂善不尤人所難乎吾願  
自茲以後鄉之人知吾鄉之廟更爲帝之靈所注則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五

曰監在茲格不可度斯人人於寤寐衾影之地不敢  
自欺以獲神譴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接踵而興不  
必祈福於神而神之庇之者寧有旣耶弟系芳鄉之  
人也購文於余爰代其意而述之

重修城隍廟記

昔尹鐸將之晉陽曰繭絲乎保障乎趙簡子曰保障  
哉鄙之名始見於春秋晉地也自晉三分而屬於趙  
疆域雖褊小然有土地斯有人民所賴於保障者綦  
重明有官長幽有神明皆膺保障之責者也官長之

近民者莫如邑宰猶神明之庇民者莫如城隍吾邑  
顯佑伯城隍之神聰明正直靈跡昭彰前人所記言  
之詳矣第民之所賴以安者神而神之所藉以妥者  
廟城隍廟在縣治之西未悉建於何代自前明以迄  
本朝遙加繕葺或因或創勒有碑記可考凡以爲妥神  
計孰非爲安民計哉邑侯陳公初下車謁神祠仰瞻  
棟宇環顧垣墉見其歲月屢更漸多頽圯悚然動念  
願整修之乃以歷年來雨暘偶愆蠲賑迭施勞心撫  
字之餘未暇鳩工蓋我邑侯之敬神正所以恤民惟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六

急於恤民非緩於敬神也歲次丙辰年登大有爰倡  
議捐俸闔邑士庶亦助貲恐後選材興役不數月而  
落成廟之內爲正殿爲內堂爲寢室爲簾爲廊爲甬  
道爲石欄爲役房爲馬廐門之內爲三王殿爲土地  
祠爲鐘鼓樓廟門之外爲垣爲坊楔爲旗杆爲歌臺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儼然赫厥聲而濯厥靈矣用力  
少而成功多惟神之助亦邑侯之敬事者虔也董斯  
役者因工告歲而徵記於余余不文且前人之所已

言弗敢贅焉惟是我邑侯推愛民之心以敬神於民

謀所以安之故於職司民命者亟籌所以妥之蓋嚴  
對越卽以謹官守幽明雖殊其爲民之保障則一也  
抑余更有爲吾鄙之人勸者城隍之彰善癉惡猶邑  
宰之除暴安良凡我士庶勿逞暴以欺良亦勿陽善  
而陰惡寤寐衾影兢兢自飭則吾心中無形之保障  
已有基無壞質之於大廷可對官長卽信之於幽獨  
可對神明傳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如是則所以保  
障之者不益鞏固乎人誠體而行之勿戲豫勿怠忽  
久而自驗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云

高邑縣志

卷九

七

詩

明

詠信陵君

趙南星

公子有至性愛士如骨肉幽遐徧搜訪逃隱皆追逐  
七十夷門監執轡親爲僕鄙上交二公平原爽自應  
窮窘動意氣鳩鳥警必復如姬亦感恩士誰重湛族  
人趙仍還魏受善旻神速若得遭明主秦險失函谷  
我嘗遊大梁千載有餘馥里居時結想美人此湯沐

詠駐處士

趙南星

炎精既燦移閏氣何悠悠此時遊宦子豈有伊與周  
俗骨厭雲霞浪言蒼生謀處士能豪飲意內無王侯  
晞髮西山巔濯纓沛水流司徒偶相暱中情非其儔  
苦欲相解達冥鴻不可求伊人比子房能從赤松游  
得身道所貴知命自無憂

千秋臺歌

趙南星

千秋臺上秋風起落日寒光動沛水沛水東流無盡  
時臺有嘉名自頽毀漢家四七厄滔天帝子南陽岫  
起焉猛虎長人城不守赤犢銅馬戰無前列宿從龍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六

豈徒爾共欲飛騰躡紫煙登壇正位羣  
悅分明隆  
準似當年絕炎再興光典策今日猶傳五成陌珪碑  
無復片石在舊趾陂陀蔓草積雲霞樹外閃旌旗鴻  
鴈沙邊屯紱烏勸進先知業會傾春花秋帶旋枯榮  
異代蕭條生感慨轉見前賢禾黍情

昔大夫作信陵平原二君祠以毛薛二公配落

成恭謁作七言二首

趙南星

采蘋沛水薦新祠茂宰驚看作事奇主客一堂如昔  
日英靈千載遂同時丹雘宛宛孤雲入碧樹紛紛衆

鳥隨擬向山城標勝迹須揮金管勒豐碑  
太行山翠漾城闌長夏香鑪靜絕塵意氣不須論曠  
世酒杯從此得芳鄰却秦存趙俱常事博客漿家有  
後人可惜魯連肥遯遠古今豪俠仰嶙峋

鄣上

趙南星

鄣上黃鸝四月鳴一聲相喚出東城新荷卷葉深深  
見細笋離叢遠遠生末世簪裾應少味晚年水石有  
餘清身閒努力加願養未可傷時氣不平

壬子仲春與梁升吉徐新周汪景從吳昌期及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五

其子貞復遊沛上取水烹茶 趙南星

命侶遊南郊乃至沛之干春氣澹未放薄衣尚微寒  
水落出平沙中爲新月灣童子負茶鼎烹之味若蘭  
稍斂心神瑩數甌發玉顏乘風欲飛舉何須假羽翰  
自有沛水來勝事良絕難俗人旣無韻雅人未必閒  
我輩幸免俗世務不相關濁河衆魚噉夙志非投竿  
夏曰金明府載酒邀文巖同集小園

趙南星

茂宰長多暇林中憶兩生乍添苔蘚潤轉覺薜蘿清

歌裏杯無數花間燭更明汲泉烹菜甲聊見野人情  
華伯邀酌乾明寺亭子 趙南星

山城甘雨過塔院法雲涼酒樂難成醉花深似不香  
艷歌翻子夜逸興屬高陽玉漏低明月徘徊斷客腸

賀邑大夫月宇張公考最

趙南星

天地恩高厚君親德並論親實鞠育我君能顯吾親  
欲報俱罔極何暇私此身教忠乃古制資敬理惟均  
甘澍滋黍苗可以達明禋周澤被君子可以康世屯  
道在斯強名浮榮等埃塵倚與張大夫居近於聖人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至性契典誥矩則詎能遵紆組來鄙上小國少人民  
魃蝗迭爲歲十家九家貧啼饑憐赤子生活賴慈仁  
鄉村雞犬靜入夜臥及晨盛夏天屢怒風雷震八垠  
大雹擊嘉禾不來沛水濱碎隱光怪中居然有鬼神  
如彼灌壇宰經過避其闔當此未旦時不啻漢吏循  
三載政底績芳音徹紫宸璽書發愛譽恩數子情伸  
任宦亦易致奏功允敷陳大夫行直道勇過椒邱訢  
任車非所乘無咎在曳輪龍蟻何不可得此喜津津  
余心懸四海念瘼雙眉顰近復遭兵燹處處點行頻



租稅日加多下民殊苦辛幸遇賢大夫猶得有四鄰  
大夫知我拙時時問沉淪公道猶未絕義類氣稍振  
課吏每如此風俗自還淳鬱搖欲起舞感激非常倫  
在昔有金公遺祠俎豆新溫德儼相似交情同一真  
公也大夫師禔福良有因所處匪疇昔豺虎方仇仇  
執之左右手弭耳如柔訓運亨剛不折譽望自潏潏  
都哉令人奮孝子及忠臣恒恐舍我去不獲惜寇恂  
選除憑採籌危幸難屢臻永言屬斯章仁賢信可珍  
過趙夢白芳茹園留宿十首 李維楨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斯人在邱壑吾道自崢嶸  
曲山中相褒斜谷口名  
霜華搖燭影風樹答書聲  
莫作魏瓜繫安危屬老成  
巖城財咫尺門巷寂無譁  
水鏡清何甚山杯味轉嘉  
三花仙客樹五色故侯瓜  
語及文章事中原此大家  
命駕來千里端居自一邱  
溪聲山院靜雲色竹房幽  
玉露寒頻下銀河澹不流  
連城趙氏壁應爲故人投  
閒關過井陘一宿話丁寧  
落日城頭紫平臺樹杪青  
圖書高四壁翰墨動羣靈  
不飲公榮酒將無取獨醒  
瞻天知最近無奈片雲浮  
枝卜知誰屬緡錢告未休

衣冠驕白日桴鼓劇滄洲見說遼陽鎮烽烟爛不收  
別來逾二紀情緒語難詳惜我年華短從他秋夜長  
烏啼千樹月鴈度一天霜倦鳥思歸去南枝幸不妨  
曲徑穿叢薄疎櫺翳穉蘿醫經方校遍琴譜調翻多  
白日清尊遣浮雲俗態過悠然千古意拊缶仰天歌  
卜居新地主啟事舊天曹月旦評逾重雲霄望自高  
潘家朱仲李秦客武陵桃曾向公門種生成任所遭  
食藿謀非鄙懷芹美獻忠灌園人自貴學圃老能工  
物力悲時誦天恩祝歲豐御冬須旨蓄家國理相通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野靜雲光白秋高樹影斑徵歌無下里沽酒有中山  
何必逃人外方能出世間冷然清客夢忘却故鄉還

按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

京禮部尚書有大泌山人集

懷信陵君眭處士

邑人 趙興邦

懷古誠多感秋來倍所思蕭條處士里風雨信陵祠  
傲骨難容世窮交自有知辭封忘報德受弔感恩私  
故塚九京杳高名萬載垂吾生惜後汝誰與論襟期

千秋臺

川杜玉華宮韻

趙興邦

漢廟何處尋荆榛藏古瓦惟有千秋臺遊人還上下  
山色終古青河流日夜瀉哀鴻嘆一聲客淚爲之灑  
真人亦塵埃而况奸雄假今日想遊魂當年且躍馬  
空成戰伐功歲月不可把路旁名利人遑遑何爲者

先師殿陰太湖石

趙興邦

是否秦山派何年鑿混茫似能懸禮樂幸得入宮牆  
璞質頑何用天工巧自良笏袍吾欲拜儼似丈人行

二君祠

李標

莊嚴廟貌闢茅茨千古英靈此共綏湯沐舊遊還昔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日封疆勝域遞今時盍簪不厭貧交客薦藻應同故  
國祠不有使君昭曠典姓名誰遣土人知

千秋臺

李標

鄗城古邑幾時開漢業千秋尚有臺大陸關河宜北  
望太行形勢自西來秋深禾黍皆成穗雨後田園半  
是苔白水真人何處者高天吟眺獨徘徊

千秋臺

邑人李核

鄗南亭陌昔呼蒿漢業曾看四七隆落日西銜青不  
斷長河東逝碧無窮何年香火絕祠廟當日風雲自

虎龍憑弔千秋堪一啜春陵佳氣可蔥蔥

詠商邱子胥

李核

神仙不必躍天衢駐世長年歲月殊混迹塵寰聊牧豕漫成天籟自吹竽饑餐菖術顏逾妙老乏妻孥道不孤秘訣何人叅悟得別尋大藥起丹壚

攜友遊涉干

李核

河邊淑氣早氤氳更喜晴天無片雲解凍游魚多傍岸驚人沙鴈故呼羣鬪茶細柳還同碧伴醉春山亦白醺老夫流光真可惜逍遙攜手未能分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十五

本朝

登高邑千秋臺作

董國祥

千秋臺上千秋事千秋石碣生苔漬洛陽宮殿委灰塵巋然之臺至今峙憶昔冰堅北渡來疆華亦自關西至時人猶道國師公白水真人乃天意攀鱗附翼三兩言漢業重開二百季蒿徑依稀輦路存將臺森肅君臣位沙平草萎涕斷流太行隱隱疊空翠西風落日秋滿山不必登高自可醉

按國祥隆平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官至吏部右侍郎

千秋臺

趙喘

小樓日日倚闌干南望荒臺霜色寒鱗翼他時新變  
化威儀一代舊衣冠青山如拱聞呼拜白鷺于飛振  
羽翰盛世君臣豈落落巖陵猶有釣魚竿

牟明府馬村新建亭子

趙喘

牟侯亭子雅而幽前對高臺後碧流兩岸蘆花秋瑟瑟  
一天鴈影水悠悠合圍獵騎筵前下坐隱棋枰日  
暮收大醉追隨旌旆後晚來歸路可無愁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歲在己篇

趙喘

嗟嗟歲在己鬻妻復賣子誰者爲斯謠今年驗若此  
昨秋種來牟所望糗糧時徂冬及三春雨雪不濡軌  
青郊理黃塵入夏更如燬收刈不償種八口何所恃  
是時余抱疴憂來更難已中夜不能眠徬徨三四起  
但見雲漢明杳無河渡豕祈禱術亦窮此離從此始  
六月二之曰黑雲遮日晷俄頃羣峰生太虛行瀾瀾  
震雷走旱魃驕陽化成水皇天怒有恩蒼生懼而喜

典衣糴穀種續糞力耘訂可以作酒醴亦既有黑秬

可以濟孔饑亦既有白  
畫視二麥時吾苗良蕤蕤  
七月初旬間大雨水不止南北兩河漲白浪將入市  
夜聞鐘鼓喧滿城俱登壘掘土塞四門封穴如螻蟻  
平旦水勢退千家垣屋圮我農哭動野百畝成泥滓  
始願觀穎粟今並無糠粃上天巧困人誰能測伏倚  
幸有仁撫軍視民如視已州縣請民命一一爲疏理  
蠲賦育重輕朝上暮得

高邑

君方治病不遑造民祉豈無鄭俠圖終忘置高甌况  
復民愚樸忍死閉口齒問闔匪難叫又疑蹈謗毀所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以鳩鵲人邀恩異鄉里  
高邑既無災征輸則宜爾哀  
哀皮骨盡子遺長已矣誰無惻隱心定轉視其死手  
乏援溺具徒深納溝耻吾欲重呼天藐藐高其耳

詠徐神翁

邑人 李士劭

聞有徐神翁成仙已出世蓬萊可逍遙天地共睥睨  
胡爲遊帝王猶作登臨誌  
灘淺膠海舟潮生待牡蠣  
金鼇石壁間始悟言非虛莫挽避敵行前知亦何濟

千秋臺

邑人 李仲

千秋事業祖孫同小邑  
歌大風趙北山河終不

改洛陽城闕已成空  
映臺芳草萋萋碧  
隔樹明霞雪  
雪紅無限遊人感慨意  
一杯爲酌夕陽中

詠徐神翁

李伸

神翁羽化久乘風  
丹熟鑪存火似紅  
塵世行蹤原有數  
仙家遊戲自無窮  
金鰲背上詩曾約  
水筆邨灣蹟已空  
縱使歸來人不識  
潺湲依舊看波東

秋日遊龍泉宮次友人韻

劉瑜

秋色橫平野乘閑策馬遊  
千林寒翠絡兩岸夕暉浮  
餘稻收墟里孤烟暗渡頭  
宿鴉催日落高語入雲樓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毛

戊戌九日訪千秋臺故蹟還登奎閣攬勝懷古

四首

林鴻瑛

煙村彌望錯平蕪  
白水真人此受符  
九日登臨多感慨  
千秋事業想虛無  
川原鬱鬱蟠陵郭  
風景蕭蕭入畫圖  
喜得野人勤設茗  
聽談舊蹟爲踟蹰

荒臺想見漢官儀  
草創欣占此地宜  
附翼攀鱗當際會  
握符徵識屬昌期  
聖公本自非真主  
盆子由來祇收兒  
更是淒涼千載後  
中興事業付殘碑

訪古登高興自閒  
更從奎閣共躋攀  
高天遠色悲秋

思落葉西風老客顏繞郭一渠清淺水傍林數角淡  
濃山功名意氣千秋事飛鳥浮雲自往還

山勢崑崙走贊皇登樓一望感茫茫消沉事業餘荒  
土憑弔英雄有夕陽舊俗祇今猶意氣風流自昔愛  
文章悲秋最是平原客極目關河欲斷腸

按鴻瑛字仁玉號瑤圃海澄人乾隆丁酉拔貢

因邑令江君延修邑志來鄙

次林瑤圃九日訪千秋臺登奎閣元韻

邑訓王仲

高邑縣志

卷九藝文

天

千秋臺時接平蕪爲湖當年赤伏符野陌空餘荒土  
在春陵猶似舊時無淒涼半蝕雲龍氣冷落誰披輿  
地圖九日無心尋故蹟蕭齋獨對意踟躕

草昧經綸一代儀高臺憑弔最相宜舊時宮闕渾無  
迹當日風雲信有期大業已歸銅馬帝中原寧雜赤  
眉兒可憐勝地成禾黍輦路依稀讀斷碑

奎光靜與片雲閒傑閣雄簷許共攀壯志未酬添白  
髮鄉心無計解愁顏知君舊是陶元亮愧我非虞

子山三復公詩誠不厭他年應奪錦袍還



樓高百雉倍堂皇極目山河倍渺茫萬丈文峯朝北  
斗三秋雁影過衡陽登高正好吟佳句送客何妨賦  
短章憂玉鏗金知和寡我來漫欲索枯腸

次林瑤圃九日訪千秋臺登奎閣元韻

李綿芳

鄗城遺籍久荒蕪喜得神君此擁符簡策有靈憑甲

乙搜羅寡識愧之無

時邑侯江公延林君重  
修志志以採訪見屬

鴻名久

識傳江國椽筆從看壯版圖俱向郊南開眺望還同  
謀野屢踟躕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无

漢臺每擬仰光儀攬勝爭言此日宜欲藉登臨酬令  
節却從憑弔觸襟期攸陀舊列鸞鸞隊阡陌今來樵  
牧兒千古升沉同一喟徘徊如對峴山碑

高秋景物正蕭閒百尺樓頭孰共攀仙侶由來多逸  
興塵寰今許識清顏亭亭傑閣凌奎壁落落澄波映  
斗山遙想杼詞探領下真如合浦得珠還

岡巒環拱勢堂皇極目雲山接混茫已有清才追九  
辨不愁佳句困重陽從遊擬整登山屐屬和慚無織  
錦章會待野醅新漉後一甌和餉澗詩腸

千秋臺懷古

李綿芳

鄙南傳古堙云是漢王臺比呂維樵牧當年位棘槐  
溱沔冰結渡宣室燄飛灰置腹推心主攀鱗附翼材  
三千儀復見四七運重開陸澤縈衣帶行山繞戶根  
龍蟠環列宿虎拜動鳴雷白水今何在涉流去不回  
旌旗惟斷梗碑碣半荒苔灌木西風裏千秋土一堆  
著述目錄

南北朝

駐夸

知命論

失傳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辛

李神成

樂書

失傳

唐

李至遠

左氏春秋編記

失傳

周書傳紀

失傳

明

岳遠霜

易解

失傳

趙南星

學庸正說

閒居擇言

日前集

味蘂齋集

上醫本草

文論

正心會藁

尺牘

史韻

版亡

趙忠毅公文集

版亡

本朝

李兆齡 舒嘯閣詩集

李滌 身經通考

高邑縣志

卷九 藝文

三

高邑縣志卷九全書

高邑縣志卷十

祲祥

古者九年之水七年之旱皆出於盛世豈猶修德之未至與然聖人敬天勤民則固不敢不就也漢人洪範五行傳過於穿鑿轉多不驗其實休徵咎徵祇憑一理卿士師尹感召亦在所不遺如曰一邑之徵無關祥異則往牒所載蝗不入境雹不爲災者伊何人哉

明嘉靖四十年夏旱七月縣南關民家門楣上有物

高邑縣志

卷十

祲祥

一

如蜉蝣其色純赤時天將雨有臨城人行經其舍取瓢欲擊之忽雷震其人死物亦不見疑物爲龍之變云

萬曆三十五年大水

天啟七年秋七月地震

崇禎九年虎至邑之馬閑村村民斃之十一年冬虎又至邑之北營村村民斃之

十三年歲大饑民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至有人相食

者

十四年大旱至七月乃雨疫癘大作死者無數  
十六年三月大風霾晝晦

本朝順治四年秋蝗

五年大水

十一年地震

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大風霾晝晦夜復冰

康熙四年春夏不雨秋大水

五年虎兩至邑之近郊知縣牟嘉蔭率役斃之

六年蝗

高邑縣志

卷十

禱祥

二

七年有白氣如疋布昏見西南春不雨夏地震秋大水漂溢田稼

詔免租賦又議豁免被災水衝沙壓地糧至十年舉行

九年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

十年春旱至五月不雨無麥秋桃李丁香再華

二十四年穀生雙穗

以上舊志

雍正八年正月十一日大風霾晝需燭至昏始息

乾隆八年早五月大熱重陰牆壁如火日中鉛錫銷

化人多暈死

九年旱井涸大饑人食糞糞子焦老弱碾麩食之味苦澁有毒多死知縣丁昌平申請賑濟

二十六年七月大水自西門入城平地陡深三尺二日方退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霜殺麥有力者皆再種無力者聽之反重生而豐收

三十九年二月朔日晡時大風晦冥至夜樹皆出火如珠地中火光騰躍如電五更風止始息夏旱秋早

霜晚禾未熟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三

五十七年大旱自春至六月不雨奉

旨蠲賑冬十月於乾明寺設煮粥賑饑民至次年四月

方止

五十九年秋大水

雜記

葦一方之書既竟凡典章文物類聚條分而父老相傳軼事遺文尚多稱述義例既無所歸紀載又不容畧更有舊志臚陳而事難徵信者若遽從芟削又虞挂漏之譏姑存而辨之疑以傳疑弗敢削也因彙爲雜記亦如史之有外傳子之有外篇云爾

毛公薛公史失其名毛公隱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時留趙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四

公子乃間步從之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請公子天下無雙今乃與博徒賣漿者游一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以平原君賢故自親王而救趙今觀平

原君之游徒賣漿耳不求士也無忌在大梁時常

與平原君游平原君知其不足從游乃其

去

去

去

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魏王怒竊符事不敢歸戒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乃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使使通告諸侯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騫追至函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五

谷關秦兵不敢出

按明萬厯中金志載此條於流寓傳且跋其後云據本傳公子從二公游在救趙封鄆後二公爲鄆人明矣卽不然亦隱於鄆而與公子相朝夕者也姑闕疑錄流寓傳後劉江二志亦仍之以愚詳繹史文則鄆爲信陵君湯沐邑不過食其租稅未必親至其地何由知毛薛之必爲鄆人乎旣不能確信爲鄆人又烏見其爲流寓乎附會牽合竊所不取因移載於此以俟考證



又按明邑令晉君承命建二君祠以二公配享此因信陵湯沐邑之故報以明禋不失景仰古賢之意卽趙忠毅咏信陵君詩有鄙上交二公之語詩人托興在所不拘若郭侍御實作志序反以舊志不載二公爲疎畧未免偏見矣

舊志云聞之郊垌中取土者見石槨一壙志數尺字畫漫漶云趙簡子墓或云趙簡子先人墓後並其石而亡之今無考矣

按相傳在大夫莊無復知其處者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六

舊志載李德新墓在方冊村李德新不詳何時人相傳碑陰列名多稱將軍者但字蹟磨滅無可辨識舊志云塔塚村河中每秋水澄清見乾明寺塔影寺在城中村去城五里許亦一異也

舊志云縣有五馬山今屬贊皇故老相傳五馬常下山蹂躪禾稼鄉人逐之四馬逸其一不能去化爲石馬今在塔塚村中

按宋元時俱嘗省贊皇地入高邑此山舊爲縣轄而後屬贊皇或職是之故但其事則頗涉荒

唐

舊志云邑西門外亥水來朝形家謂爲一邑之勝而井陘蒼巖山廟會其來已久凡東南旁邑村氓相率進香路必由之其時夏初遠來者易倦且渴邑之罔利者遂呈請建廟於其地爲施茶所當事者不察而許之形家云水爲土鎮大不利於一邑壬子歲邑令年嘉蔭欲毀之會以憂去不果

按乾隆十八年邑令李冕移廟於南關外

河頭村西南有收兵墓瓦礫猶存疑古京觀也然世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七

代無考矣

千秋臺西數武有臺相傳爲漢膠東侯賈復墓雍正年間水衝出有石槨邑令鍾夢麟封之自後宰邑者每爲禁樵牧今考後漢書本傳復南陽人初從光武時授破虜將軍時方除官屬主者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是復雖補鄗尉旋寢其事未嘗莅鄗也逮後論功封侯闔門養重叅議國家大事以建武三十年卒史不言其葬處而此云

有墓別無碑碣可據或以其曾有鄆尉之除而誤  
爲附會歟趙州志據後漢書此段列復於官師表  
蓋不讀全文之悞

中韓村相傳有陳琳墓考琳爲廣陵人其墓今在寶  
應見一統志當卽溫飛卿所題詠者此處不應有  
其墓姑存以俟考

趙忠毅公誕生之夕有大星自南來降於庭院因以  
命名原字拱極號鶴亭以隆慶庚午舉於鄉時井  
陘令鍾公選齡供事外簾於夜夢一大鶴自號舍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八

飛出垂翼蔽天次日主司申公時行令搜遺卷得  
公卷因薦之獲售公於是改字夢白號濟鶴

忠毅公司考功時主計每高戶獨坐夜半篝燈如諸  
生研席狀甚至蟲巢於耳繭成而不自覺雖權要  
不少貸每奮乙之輒浮一大白曰非我趙某誰敢  
去此人竟以此得罪削籍戍代州時僦居一小樓  
額曰吉祥又掃除土室顏曰味藥齋曰夕開卷弄  
筆自適所著作甚多而史韻其絕筆也其行於世  
者一飯必報有宿修武記津津談人善有還金記

有抹善記又有拳喻自訟如何說等篇然紀典廢  
辨貞邪爲萬古金鏡則史韻爲最

李文節公少穎悟九歲讀孟子卽向師究仁義之旨  
師大奇之與忠毅公爲中表兄弟父疾革時命從  
忠毅受學後登第讀書中秘時猶服大布之衣故  
當時有布衣詞林之目

浙江寧波人翁式孝康熙間遊學來高邑入邑庠食  
餼聞清令李兆齡聘主家塾嚴於督課雖盛暑祁  
寒不少寬假聞清子方伯渭庶常准孝廉歷城令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九

滋姪孝廉湛皆所授業一時稱小河汾云

李尚賓藁城人也同邑董喜令娶無極王惟一之女  
喜令飲酒賭博囊中無錢則毆罵其妻向惟一索  
取惟一不與女懼不敢歸服毒而死於惟一之家  
尚賓峻喜令誣告惟一於兵道行高邑晉公拘問  
尚賓內不自安與惟一同至城隍神前自誓董喜  
令之詞如是尚賓峻使者惟城隍鑒察之乃晉公  
審訊具得實情旣而抵家尚賓遂病云高邑城隍  
遣一將軍捉之氣絕其父兄共議告王惟一尚賓

復甦曰我唆人誣告昧心發誓神明誅之何預王  
惟一神明不可再犯也語畢而死頃之又復甦家  
人駭而問其故曰高邑將軍縛我於樹上向他處  
捉人去矣頃之曰將軍來矣叫號如有所苦良久  
而絕贊曰知明之有官府則知幽之有神明矣皆  
上天所置以勸善懲惡者也神明不欲褻其威故  
時一顯著以警惕人心觀李尚賓之事神明殊覺  
可畏哉官府如晉公者乃可以贊神明而無愧矣  
萬厯辛亥邑人趙南星紀今此文勒碑立於城隍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十

廟

城東北江村有關帝廟明崇禎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廟中石上忽現一字旁署關雲長書四字衆咸不  
識後因扶鸞呂仙純陽降乩釋爲忠字且序帝君  
現字之意邑人李名世志其事並刻於碑今按其  
字上爲心下爲忠蓋倒易之而體兼篆隸筆法奇  
古欵字草書亦極雄逸信非人間書也

邑西門外龍王廟雍正間有行腳僧憩其地就住持  
索得筆視已而去亦不測其何爲忽見殿楹上書

聯云赫赫有靈感一郡官民仰戴洋洋如在致四  
時風雨調和欵署海峯二字行草相間楹柱高丈  
餘不知何以措筆亦異蹟也邑令鍾夢麟因摹刻  
之

高邑縣志

卷十

雜記

十一

右高邑縣志若干卷前任江君啟澄重修後任陳君元芳復加采輯至嘉慶己未年止刪潤考訂則前元城令沈君雲尊力也陳君募邑之紳士捐資將付剞劂旋受代去不果任以嘉慶七年承乏古鄆於十五年調任香河九年於茲不爲不久矣書生習吏匪違簡畢自己未以後一字不敢增屬前任訓導魯君鳳佩校正訛字以原稿付梓人閱月工竣記刻書歲月而已舊志板已無存新志中賦役 僅采賦役全書中數語而不復溯其源流夫疆域沿革人物藝文

高邑縣志

改

一

無不遠紹旁搜而於賦役 獨從斷代爲史之例

得無少有牴牾耶竊以爲宜購舊志益之也附識鄙見以諗後之人並書己未以後職官如左嘉慶十六年四月八日香河縣知縣前高邑縣知縣翰林院庶吉士蔡任識

知縣

趙錫藩

山東冠縣人拔貢

會承謙

湖南人乾隆己亥恩科舉人

蔡任

浙江錢塘人嘉慶辛酉恩科進士由庶吉士散館即用知縣嘉慶七年任

牟安儒 山東福山人嘉慶乙丑  
科進士嘉慶十五年任

教諭

董瑞麟 深州人乾隆  
戊子科舉人

王琳生 廣平縣人乾隆  
甲寅科舉人

訓導

魯鳳佩 豐潤縣人乾隆  
癸卯科舉人

賈天申 故城縣人乾隆  
癸卯科舉人

典史

胡夢裴 江南武進縣人今改  
名祖裴嘉慶七年任

高邑縣志

戊戌以後職官

陸師曾 浙江人嘉慶  
十三年任



附錄

後影石銘

并序

蔡任

敬信堂

即三堂

西南庭隅有斷碑齖墻陰毀垣

出之乃一碑額螭蛟鬱蟠雕鏤神劃中間方

可尺許正書徑寸遒勁可愛其文爲後堂影

石銘銘曰爾石何來實維螭首昔爲誰用今

爲吾有枕之後堂以介吾守堂兮石兮共保

永久正德八年賜進士知高邑縣李鏞書按

題名碑記鏞作階正德六年辛未楊慎榜進

高邑縣志

附錄

一

士浙江永嘉人計鏞以正德六年成進士八

年得此碑而銘之以爲影石則鏞之出知高

邑爲正德七年壬申任以嘉慶六年舉禮部

試七年改官來鄘其歲爲壬戌歲陽俱值壬

而任與鏞又皆浙人而此石之剝落敲礪於

私旋漉勃之餘者一銘於鏞而再出於任是

殆有數存乎其間爰鳩工庀材構屋數椽於

堂東偏顏之曰影石書屋而陷置此石於

屋之東南壁間下承以磚上覆以瓦石自是

安置妥帖矣因次其韻爲後影石銘

如如不動云何肯首泡影非無金石非有君子之交  
君子之守文人慧業斯爲可久

入高邑境作

壬戌

麥苗初潤雨初晴夾道微聞鼓吹聲父老歡迎稚子  
笑使君不敢負蒼生

丙寅端午作

一官如匏瓜素餐良可恥劇月農事忙佳節放衙喜  
來牟已登場百室勞婦子雖恨得雨遲易儉斯爲美

高邑縣志

附錄

二

稽首莊嚴海時哉自今始俾我民有秋官閒吏如水  
盤飧識苦辛糜穀戒甘旨宏此大帛冠俗奢勿示禮  
濡毫記歲月吉祥生止止

祀憲日作

丁卯

喚作官人亦可憐神仙富貴兩茫然玉皇若問臣家  
事爲道清貧似去年

槐影次韻

戊辰

節愛堂之西有槐一株不知幾何年矣空庭  
月上影如荇藻之交橫也同年陳子亦鷗作

槐影詩輒依韻得七律四首

孤高落落小窻前老幹摩空入近天

近天樓在敬信堂後距樹尚遠

而崇隱蔽虧勢若相挨

不向中階鏘佩玉偏宜冷厩數墟烟河

沙北走盤根遠

槐河名北沙河在縣城北塔勢西來對影圓

乾明寺塔

在治西影見塔家村河在縣城中為高邑奇蹟

樹若有靈應識我一篇神釋為

君傳

移根應自講堂前始信娜環別有天鏡裏熟名追夢

寐畫家粉本半風烟難忘故里柴桑蔭曾侍

羽葆圓他日許尋嘉樹傳莫教剪伐任留傳

高邑縣志

附錄

三

虬枝獨出欲無前撐拄西園一角天風月現身還贈

答龍蛇滿壁且雲烟長留清影人間住信有神光頂

上闈忙裡偷閒頻索句新詩脫口已喧傳

靈根偃蹇綺寮前寄跡婆娑即洞天暮鼓鴉喧翻夕

照晚衙峰靜盪寒烟橫秋幹竦連雲瘦壓屋枝疎漏

月圓好是德星邀一顧調亦佳名乞與作詩傳

近天樓卽事 戊辰

聚花香到近天樓霧閣風簾晝音盡收草滿訟庭無個

事且攜嬌女課春秋 女好年十三初受左傳說三

去高邑作示紳士

庚午

此地曾經八九年臨岐小別一潛然亦知萍聚如浮  
海未必香焚可告天仰屋但籌可輸國課打門惟是索  
官錢如今盼得陽城到政拙催科乃大賢

高邑縣志

附錄

四



鐵如意歌

壬午秋余將起成方鍊珊參軍廷珣以趙忠毅公鍊如意見贈卽長歌誌謝中言夢公事恐涉語怪故作而復輟稿存行篋七八年矣己丑冬恒陽院長李子文雲章亦出示長歌蓋戀戀於此器也詩能感人爲心動久之適有某欲攫取因熟竄舊稿續成此篇音節雖未盡諧而據事直書覺胸臆堆阜爲之一洗時十一月初一日也是夕復見忠毅公於夢憶異矣王文成公夢郭景純曾作詩紀事衛玠問樂令夢則云是想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余之夢忠毅公想耶因耶書以質鍊珊并謝子文焉

乙亥秋八月我知高邑事下車謁公祠卽問鐵如意公之精靈無不之公之手澤此焉寄不知落落何所

高邑縣志

歌

五

歸哀哉公其忍我棄邂逅晤方君金石得心契偶與話前因慷慨持以示嶽寄入手快摩挲寒芒到眼頻愕眙巧偷豪奪固非宜請雷拜水談何易心摹手追口難言經營幾致寢食廢思之思之鬼神通一夕夢見公謂我真強項古循吏能驅害馬除墨屎民所依者天應庇嗟嗟胡亦遭顛躓古來不如意事常八九鐵子鐵子汝無愧當今四海慶澄清鏢鏢鋒可無試或有如四害其害等鷹鷲或有如四凶其凶甚魍魎汝當一擊再擊鐵錚錚毋令久作人間祟我醒告

同人無不詫其異方君聞之握我臂謂此乃是君子  
器公亦恍惚告余好位置眼前齷齪者流骨多膩子  
其慎之弗輕昇頭銜鐵笠爭摹圖此鐵合歸范萊蕪  
况公有夢若勘符舍君其誰與歸乎我得此器不成  
寐徹夜寒燈結雙穗琅玕自並韓公呈珊瑚何必石  
家碎只今且攜塞外游他年還作牀頭祕嗚呼丁至  
剛臯實硬我其以此爲李雄柄痛無忌石敢當我其  
以此爲聶干將不然物不得所子歸太荒縱有六丁  
呵護子對公能無色沮而神傷

高邑縣志

歌

六

